

幸福与德性及其关系新探

□ 皮家胜

(湖北教育学院 政法系,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幸福与德性存在区别,在存在领域具有不同内容,因而我们无法用幸福消解德性,也不能用德性消解幸福;幸福与德性又具有密切联系,幸福是德性的目的,德性是获得幸福的重要条件。这种联系表明两者是能够相互统一的,实践是德性与幸福两者统一的新的维度。

关键词:幸福;德性;配享幸福

中图分类号:B62-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03)07-0019-03

德性与幸福的关系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当我们今天来探讨幸福问题时,仍不得不触及它。因为人的幸福一方面与各种社会因素具有密切联系,另一方面则与主体自身因素相关。在人的自身因素中,尤以德性与人的幸福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从某种意义上说,弄不清两者的意义及其关系,我们就无法在实践活动中,实现人的追求幸福与完善自我的真正统一。因此,当我们思考中共十六大提出的“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这一重大课题时,我们需要就此作一些探讨。

一、幸福与德性的含义

幸福常被人视为某种主观感受,即幸福感受。这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如果就此为止,对幸福的理解,就会产生诸种矛盾和纷争。因为当我们将幸福确定为主观感受时,由于人的主观感受是如此的不同和不确定,关于幸福的意见和看法就会极具歧义,从而导致幸福的含义含混不清。这就需要幸福概念作进一步追寻。

依笔者之见,要弄清楚幸福的含义,只有将幸福与对人的本质的理解联系起来,才能获得成功,因为我们关于幸福是什么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对于人是什么这一根本性问题的回答。譬如,当我们把人看作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时,物质欲望的满足,本能需要的满足,就可以称之为幸福;当我们把人看作是上帝创造时,那么,热爱上帝,通过一条禁欲的道路回归上帝,进入天国,就是幸福的了;当我们把人仅仅看作是理性存在物时,那么,获得知识,把握事物存在之规律,就是幸福的了;当我们把人看作是追逐自身利益的经济人或政治动物时,那么,获得金钱、财富、权势等等,就是幸福的了。总之,我们怎样认识人,怎样看待我们自己,我们就怎样理解幸福。

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地揭示了人的本质,从而为我们全面准确地认识人,进而认识人的幸福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劳动创造的,是劳动这种人所特有的自由自主活动方式造就了人。人的活动不断地将人推向未来。因为劳动,人才不致成为一种被限定了的存在。劳动不仅将人从动物界中提升出来,而且使人不断超出自身。因此人的本质是自由。人

的本质是自由,并不意味着人能随意地进行创造,人的创造活动必然受到社会的、历史的条件限制,人所进行的劳动这一创造性活动也只有通过人与人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才有可能进行。因此,社会性是人的本质的另一方面。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 18 页)。

弄清楚了人的本质,我们就不难对幸福做出界定了。所谓幸福,就是人不断追求自由或解放,并通过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以确证自身本质力量、努力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

德性概念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柏拉图,柏拉图根据其“理念论”哲学,将德性视为存在于人身上的“一般的善”即“善的理念”。在他看来,一切具体的善或德行都是不真实的,唯有那最高的善即善的理念是真实的。亚里士多德虽然认为将绝对抽象的“善”或德性视为脱离个别事物和行为而存在的观点是不合理的,至善是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具体的德行而达到的。但他的这一重要见解并未得到后来的思想家们的重视。直到现代,才有人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有关论述,对德性概念进行梳理,提出新的德性理论,这个人就是英国著名道德哲学家麦金太尔。他认为,一种品性之所以被誉为德性,是因为它合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社会实践成功所需要的那些品质。“德性必定被理解为这样的品质:它不仅维持着实践,使我们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而且也将使我们能够克服我们遭遇的伤害、危险、诱惑和涣散,从而在对相关类型的善的追求中支撑我们,并且还将把不断增长的自我知识和对善的知识充实我们”(《第 277 页》),从麦金太尔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明确德性的内涵有以下几点:(1)德性应与人的实践活动紧密相关,它是在特定环境、情境中作出合乎道德规范之选择和行为的基质或“支撑物”。(2)德性包含着人的理性分析、认知能力及道德认识内容,因为如果没有它们,我们是无法知道在一定具体条件下应当如何进行选择和行动的,因而也无法保证其行为是否是善的或合乎道德规范的。(3)德性虽然具有通过节制、律己和其它各种手段和方式来达到利他和有益于他人和社会之目的,但德性同时也应具有保证自己不受损害,保证具有德

性的人过健全生活的特性。否则,德性就无法长久地被保留在我们的品格之中。这一点也正是麦金太尔提出外在利益和内在利益这一区分的缘由。他所谓的外在利益是指人们可以通过任何一种实践而获得的如名声、财富及社会身份等外显的价值。内在利益则指某种实践本身所具有的,除了该实践的形式,其它任何途径都无法获得的价值,譬如绘画实践。外在利益表现为占有,本质是争夺,有获取也有损害。内在利益虽有竞争,但却不会损害只会有益于参加实践的整个群体。因此,内在价值才是我们必须全力追求的,是由德性所支撑的实践的核心内容。

二、幸福与德性的冲突及其根源

自柏拉图以来,关于幸福与德性的关系的理论大都视幸福与德性是相互对立的,甚至是处在紧张、冲突之中的。一种看法以康德为代表,他们认为,既然幸福被人们认为是一种经验性的感性欲望的满足,那么,幸福就有可能是盲目的、有害的。我们追求幸福,其结果往往与我们的愿望相反,即得到的是痛苦。叔本华对此作了夸张表述,他认为,人总是追求欲望的满足,但人在欲望未满足时,处在痛苦之中,一旦欲望满足了,“可怕的空虚和无聊就会袭击他”^[3K第427页],不满足是痛苦,满足也是痛苦,因为“随着满足的出现,愿望也就完了,因而享受也就完了”^[3K第437页]。康德洞察到了将幸福视为感性欲望满足,视为某种主观感受而产生的矛盾和悖论,但他并没有思考怎样通过理论创新消解这一幸福悖论,而是试图引入德性来限制幸福、规范人的追求幸福的活动。在康德看来,道德高于幸福,是幸福的决定者。为此,他还提出所谓配享幸福的问题,认为,德性不是如何使我们获得幸福,而是如何使我们配享幸福。获得幸福与配享幸福尽管表面看无什么大的区别,实际上含义极为不同。“获得幸福”是以幸福为追求的目的,关注的是如何获得幸福,其特点在于只注意幸福本身而不及其他;配享幸福则首先以道德上的完善为指向,其关注之点在于如何使主体获得道德意义上的完善,使人的存在具有某种道德规范。康德通过配享幸福这一概念的提出,也就完成了他将道德与幸福对立起来,从而用德性取代幸福的准备。总之,在康德看来,道德和幸福虽然同时可以被人类拥有,但它们永远不可能统一起来。要追求幸福和快乐,就没有德性;要讲德性就不能有幸福。这种不可克服的矛盾在康德看来是完全正常的。这就是他提出的所谓道德与幸福的二律背反。

另一种观点是视幸福为人生的最高目的,道德或德性只有在有利于人的幸福的条件下才是有意义的,才具有存在的理由。这种观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在费尔巴哈看来,人是自然的产物,是肉体 and 精神的统一体,有着各种感官欲望和生理机能。人的本质就是必须服从自然本能的需要,追求幸福。不仅生命本身就是幸福,生活中的东西都属于幸福,而且道德的原则也必须以能使人幸福为宗旨。他说:“道德的原则是幸福”^[4K第432页],如果“由道德中抹消了一切幸福主义,即实际上抹消了道德的一切内容。”^[4K第560页]费尔巴哈立足于将幸福视为道德的基础这一基本观点,通过对道德起源、道德基本原则以及德性等概念的考察,彰显了他以人的幸福统属道德,以幸福消解德性的努力。

还有一种,就是试图将德性与幸福两者统一起来,视德性

即幸福的观点。这一观点最早是由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幸福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终极的目的。我们总是因为幸福本身,而不是因其它任何理由而选择幸福。人选择幸福,就意味着必须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功能,以使自身完善化,因此,幸福与至善、幸福与德性就达到了统一。但这一理论观点由于他将“神”引进了幸福的领域而有其缺陷,他说“神的整个生活都至为幸福,而人的生活只是在和神的活动相似时才幸福”^[5K第582页]。而他的所谓实现了幸福与德性统一的“完人”则是“类于神明的卓异人物。”这就为其后的宗教唯心主义者在神的基础上统一幸福与德性起了张目的作用。因此,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观点虽然有其合理之处,但并没有完成幸福与德性的统一,幸福与德性在神的基础上的统一,而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处在分裂之中。

幸福与德性产生冲突的根源是什么?对此我们无法作广泛探讨,只能就认识本身的历史指出以下几点:(1)对幸福的片面理解。康德之所以得出幸福与德性二律背反的结论,原因就在于他认为幸福是一种感性欲望的满足,是经验性的,不具有普遍必然性,因而需要德性对之予以统摄,从而德性也就被规定为一种与幸福相对立的力量而存在。费尔巴哈则更直接将幸福视为人本能需要的满足;亚里士多德虽然从人的功能的发挥,人的完善化方面界定幸福,但由于其并未找到现实途径,仍然使之失于对幸福的正确理解。(2)对德性的片面理解。康德、费尔巴哈均将德性视为某种“抽象品质”,这导致他们分别陷入将幸福与德性的协调推向“彼岸世界”或用抽象的爱的宗教来实现幸福与德性统一的错误之中。虽然亚里士多德提到通过具体德行来达到至善,认为普遍的善与个别的、具体的善不可分离,但他对于如何通达于两者的统一和协调却也未找到解决的办法,最后只好借助“神性”来实现两者统一。(3)在幸福与德性之间陷入对立思维,要么用德性消解幸福,视德性为幸福;要么用幸福消解德性,视幸福即德性。前者试图用德性来担保追求幸福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后者试图挣脱德性的制约,使追求幸福本身即成为合理。但对于幸福和德性统一的现实途径,他们的努力并未获得成功。

三、在新的维度上实现幸福与德性的统一

要实行人的追求幸福与自我完善的真正统一,必须解决好如下问题:

一是正确理解幸福和懂得如何获得幸福。从直观层面看,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但只要稍加思考,我们就可以发现,任何主体感受都必然与主体所处的生活境遇相关,主体的感受必然由其相应的生活境遇所引发,是对特定生活境遇的感受。当一个人对自己的生活境遇感到满意,或自己的生活状况符合自身价值追求和价值期盼时,就会产生幸福感。由此我们可知,幸福绝非仅仅是一种主观感受,它与人的生活境遇密切相关。而生活境遇又是由人的实践活动所形成和造就的。人与动物不同,人不是消极适应环境,或从环境中获取消极的满足,人的本质、人的特点就在于他能够通过实践活动改变环境,使环境适应人、满足人的需要。从这种意义上说,幸福乃是人自己所创造的。人的这种创造性本质力量愈是得到充分发挥,人所获得的幸福也就愈多。因此,获得幸福实际上只不过意味着人自身的创造潜能的充分展开以及人自身多方面的发

展即全面发展。

总之,幸福是以人自身完善为目标的人的多方面发展和潜能的展开过程,同时也表现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过程。幸福的获得则是人通过实践创造价值、享用价值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领会自己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价值,并逐渐获得对自身存在的肯定评价。人因感受了自己作为人之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因价值和意义的实现而产生幸福感。这一切都是人的实践活动所决定的。说到底,没有实践这一创造性活动,我们就没有幸福。

二是正确认识德性和懂得如何具有德性。关于德性,前面已有较为详细的分析,此处不再赘述。而对于如何具有德性,我们不得不给予说明:既然德性不是脱离了具体事物和人的具体行为的“抽象”和“绝对”,那么,获得德性就只能通过人在日常生活和实践过程中逐渐地生成,因此,德性与德行具有密切关系,德性是通过具体德行而培养和生成的,是人的一种趋于行善的定势或趋向,没有德行,我们不可能获得德性,当然德行也有待于德性的形成方能够保持其持续性和一贯性。总之,具有德性离不开生活实践,离不开人的积极行动。

三是如何在新的维度上实现幸福和德性的统一。通过对幸福和德性以及如何获得幸福和德性问题的粗略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两者之间所具有的内在联系:幸福是人的价值的获得和自我实现,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要获得幸福就必须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去开发自身潜能,最大程度发挥自身功能。而参与社会实践就必须同他人和社会进行交往。一个按照社会道德规范行动的人,一个行动有利于他人和社会的人,即具有德性的人,其价值就越高,自我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要获得幸福,德性是一个重要条件。从德性方面看,德性的保持需要幸福的支撑。也就是说,德性的目标是能够使人获得幸福,如果一个人拥有德性而却使自己受到损害,造成自己不幸,这种德性是不能够被保存下来的。人们遵从道德,努力向善,虽然不能说是为了获得某种实际的利益,但不能不说是出于人的内在需要即自我实现的需要。而自我实现乃是幸福的最高境界。因此,幸福始终是德性追求的目的。由此看来,幸福与德性两者都指向人的自我实现、自我完善,即自由全面发展,因而具有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从理论上、思想上我们可以通过对幸福和德性的全面深入思考而将两者统一起来,但这并不能完全消除幸福和德性在存在论方面和现实中的紧张关系。从存在角度看,幸福和德性分别指称不同对象,幸福偏重于从主体的主观感受、生存境遇、未来发展等方面揭示主体的存在境况和意义;德性则偏重于从人与他人、人与社会关系方面指明人应当怎样采取行动,怎样使自己的行为既符合社会规范及其要求,又能有益于自身。既然如此,幸福与德性就均具有存在的理由。我们既不能用幸福消解德性,也不能用德性代替幸福。从现实角度看,幸福与德性也存在着矛盾,即幸福的人不一定具备德性,具有德性的人又往往不幸福。幸福与德性的这种紧张和矛盾有其深刻的背景,这一背景就是人的存在的现实。从人的整体存在看,人既是感性存在,又是理性存在,人既有与动物类似的本能需要,又有作为人之为人的如获得尊重、自我实现等需要;人与社会之间既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人不能离开社会,另一方

面人又与他人和社会之间有矛盾和冲突,人的本质既是自由的,又是社会性的。个人自由与社会整体之间同样会产生矛盾和冲突。特别是在社会产生分裂,出现了私有制和压迫之后,这种冲突表现得更为严重。这一切决定了幸福与德性之间也必然会有冲突。当人们强调人的感性存在、本能需要、人与社会的冲突以及人的自由时,就会特别关注人的幸福,相反就会更强调德性,从而造成两者的紧张与冲突。

实现幸福与德性的统一,只有通过实践才有可能。实践是幸福与德性得以相互统一敞开的新维度。首先,由于实践既是感性活动,又是有目的有意识的理性活动,既是物质活动,又是精神活动,因此,只有实践能够将人的感性和理性、物质和精神、知情意等各方面统一起来。离开实践,我们就无法将人视为一种整体性的存在,任何离开实践对人作出的规定都是片面的。当我们用实践观点来考察人的存在,人就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以全面的人为基础建构的幸福与德性概念才有可能全面的、正确的,而对幸福和德性作全面理解是正确理解二者关系并揭示两者内在联系的必要条件;其次,实践活动必然涉及个人与他人、社会关系问题,因为任何实践活动都意味着主体必然要与他人和社会发生联系,孤立的实践活动根本就不存在。无论是追求幸福的活动还是德性生成的过程,其中的核心内容都是处理个人和他人、个人与社会关系。而实践中对个人和他人、社会关系的处理规定着和影响着我们对幸福、德性及其相互关系的立场和观点,只要我们在实践领域中处理好了个人和他人、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就必然地能够树立正确的幸福观和德性观并实现幸福与德性的统一。再次,实践活动虽然具有社会历史性和受动性,但更根本的是其创造性和主动性。这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分裂所造成的人的自由本质和社会本质的分裂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随着人的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的深入和发展,人的自由本质和社会本质必然会得到统一,社会必然会越来越适宜于人的生存和发展。正是从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才充满信心地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1](第273页)。显然,这是一个消除了社会分裂,从而也消灭了人自身分裂,最后也消除了幸福与德性分裂的,一个人人都能从自主的劳动创造活动中获取幸福的最美好社会。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2][英]麦金太尔.德性之后[M].龚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 [3][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石冲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4][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5]冯俊科.西方幸福论[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
-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责任编辑 唐伟